

# 北齐徐显秀墓发掘记

□ 常一民

2000年12月1日，太原市文物考古所李非所长来电话，称太原郊区王家峰村委会梁春生报告，他们村东梨园里的“王墓”被盗，让我和周健副所长前去调查。

王家峰村位于太原市东南，村庄坐落在东山西侧的缓坡地带，海拔约900米，四季干旱少雨，村里人口约2000人，梨园是村里的主要产业。可能是水土的原因，这里出产的酥梨甜度大，肉质细，在太原市颇有名气。被盗的古墓就坐落在梨园东部。在梁春生带领下，我们一起赶到了被盗现场，看到1座高约4米的封土丘，周围有许多盗墓者留下的探眼痕迹。在封土堆的西北角发现一个直径约60厘米的竖直盗洞。盗洞四壁呈现出一道道竖立的土棱，但不见工具挖掘痕迹，估计是爆破形成的。盗洞口周围散落着一些报纸屑，线手套和绳纹砖残块。我们一边寻找下盗洞的工具，一边向当地群众了解情况。封土堆在当地称王墓堆，眼前的地段叫王墓坡，

这会不会是明代哪个晋王的陵墓？因为东山一带是历代晋王陵墓的主要埋藏区。附近几个村庄如东峰(坟)、西峰(坟)、老坟就有晋王朱树、端王朱知烺、简王朱新的陵墓。正在过滤着以往的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工具找来了，我把找来的绳子绑在腰间，沿着仅可容身的盗洞下到洞底。盗洞呈30°斜坡向东延伸，爬进去约3米，发现墓壁砌砖已被挖开一个直径约30厘米的洞口，把手电筒伸进墓室，沿着手电的光柱，电光石火之间，各种色彩斑斓，鲜艳如新的人物形象呈现在我的眼前。仿佛置身于刚刚完成绘画的墓室之中，又仿佛徜徉于布置整齐的古画画廊，我揉了揉眼睛，挪动一下身体，努力把头挤进洞口，仔



梨园中的古墓



发掘场景

细观察。墓室基本完整，墓底有淤土，但不厚，有几个盗洞，墓室壁画保存基本完好，人物衣着不像明代服饰，有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正在观察之中，充电电池出现故障，换了一个，不一会，又发生了故障。带着遗憾我爬出盗洞，和周所长交换了意见，安排梁春生日夜看守，赶回单位，向李非所长汇报了发现情况。王天麻、渠传福先生观察分析拍摄的照片，确认时代为北朝晚期。李非所长向市政府汇报了王家峰壁画墓情况。霍润德副市长当即表示：要尽一切力量保护好，必要的情况下，发掘保护。市政府在经费上给予保证。

12月9日，我们向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汇报了王家峰北朝墓的发现情况。考虑到墓葬的保护难度，决定由省、市考古所成立北朝壁画墓发掘队，我为领队，成员有渠传福、张庆捷、陈庆轩、畅红霞、李建生、王普军、董永刚等。立即实施抢救性发掘。

12月15日，探工在墓冢南探出两座长方形竖穴，判断为本墓“天井”和墓道。时值深冬，天寒地冻，大雪覆盖了整个梨园。考古队进驻工地，开始前期工作：一、清除地表扰乱层——在墓道的上部。（地表以下0.5米有许多人骨杂乱堆砌，据了解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东岗一带满洲坟搞基本建设时迁来掩埋于此的）。二、找到墓道、天井的确切位置。三、整理周围环境，做好保卫工作，为来年的发掘扫清障碍。

2001年3月28日，冬去春来，古墓的发掘工作开始了。我们在去年整理的平台上开一大方，以探方形式逐层下挖。站在王墓堆下，看着逐渐加深的



墓道北壁门楼之一



墓道北壁门楼之二

探方，不由得思想，如果墓道出现壁画就更好了，没有理由不出的，和它相当的太原南郊娄睿墓和河北磁县的茹茹公主墓等都有墓道壁画发现。

4月5日，探方内发现白灰线，把平面仔细清理后，天井及墓道边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天井为方形，长宽各2.20米，墓道长19米，北宽2.7米，南宽3.8米。中间相隔3米，应是过洞部分。随即根据发现的墓道，修整工作面，开始墓道和天井的发掘清理。对墓道做小面积解剖中，发现墓道壁仅仅粉刷了一层厚约0.2厘米的白灰粉，不免灰心丧气，以前的发现，墓道都是涂抹着一层白灰地仗，然后在平坦的地仗上作画，像这样凹凸不平的墓壁，看来不可能再绘制壁画了。不过，为了保护万一存在的壁画，墓壁仍然保留15~20厘米的填土，准备发掘到一定程度后再清理。

4月23日，墓道西壁发现被破坏现象，经清理，确定是一座现代墓打破了墓壁，而且在清理打破关系时，发现墓壁有彩绘痕迹，也许有壁画，心里又燃起了希望。

一场小雨，墓道西壁现代墓打破处保留的填土层脱落，露出壁画。彩绘人物大小近真人，头戴折沿毡帽，面目清朗，不禁惊喜万分。仔细清理观察，发现壁画是在墓壁上粉刷一层白灰水，在上面直接彩绘，壁画保存情况很差。我们当即采取临时加固措施，处理掉可能坍塌的填土层，并把原计划中的遮雨遮雨工作棚建设提前进行。

墓道发现了壁画，而且绘制的方法前所未见，清理加固就成了首要问题。4月25日我们先后邀请省



镇墓兽

文物局总工程师柴泽俊，省考古所专家陶正刚，壁画保护专家郝启德及山西大学赵瑞民教授等来工地考察指导，研究清理和保护措施。邀请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郑军副研究员来工地考察并制定保护方案。郑先生留学海外，主攻壁画保护，了解国际最先进的壁画保护技术。5月17日和郑先生经考察认为：壁画破坏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地仗太弱；二是草木毛细根须在墓壁与灰皮之间生长；三是昆虫洞穴的破坏；四是地表水侵蚀。解决问题的思路：一、杀死植物毛细根，使其不能继续生长；二、恢复墓壁与灰皮之间的粘接；三、尽量排除水分对壁画的危害。其中草木根系是破坏壁画的一个主要因素，挖出的墓道成了直接接触光线和空气的地面，野草和树木就会穿破墓壁，顽强生长。而两颗梨树离墓壁1米左右，地下根系交错，深达8米，显然不能挖除，最后联系省农科院植保所范仁俊教授采取药物除草，在梨树上钻洞灌药，这个问题圆满解决。三年过去了，墓道周围的梨树和草木没有复活的迹象。

壁画清理与粘结恢复是又一个重要课题。所谓的地仗层仅仅是一层厚约1毫米的白灰皮。繁盛的草木根系，形成密如窗纱似的网状结构，将灰皮层与土壁几乎完全分离开来。灰皮又薄又脆，稍有不慎便破碎脱落，无法拼对复原。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与夯实的填土紧密粘连，真是令人头疼。

我们和郑军一起试验确定了合适的粘结原料和配方，并实践总结了一套有效的清理加固方法。先用小号的注射器将粘接剂注入灰皮下，每次约1平

方厘米，再用脱脂棉垫着轻压，直至恢复粘接。然后才能谈到进一步的清理。清理过程中，我们将墓道壁画用工程线划分成100×80平方厘米的工作面，把清理前、清理中和清理后的状况，用录像和摄影记录下来。一是为了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探讨最适当的清理方法；二是准备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和专家的审查检验，以保障发掘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六、七、八月，正值盛夏时节，工棚内密不透风，闷热如蒸气浴室，终日汗流浹背；但又必须耐心细致，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经过3个月的艰辛努力，至8月5日，约200平方米的墓道壁画终于清理完成。这项工作主要由郑军指导，刘晚香负责，郑军工作认真细致，言传身教，晚香虚心学习，进步神速，并且带出了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不经意间，梨园里花谢花飞，已是果实满枝。

在墓道壁画临摹的同时，和李非、渠传福等商量过洞和天井的发掘。由于生土挖成的过洞已经塌陷，决定采取大揭顶方式。把墓道北壁残存的壁画暂时保留（残存的壁画是一幅门楼的形象，在宁夏固原李贤墓，史道德等北周墓葬中都有发现，但在北齐墓葬中，目前这是第一例）。虽然还没有想出保存的好方法，还是保留了壁画背后约100厘米的墓道壁，留待下一步想办法解决。此时收到西安唐代壁画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邀请函，考虑到与会的都是世界上知名的壁画研究保护专家，决定和刘晚香一起前往，就工地上遇到的诸如过冬（壁画过冬也是一个大问题，不同温度、湿度皆有影响；盐分、水分及土壤含水量也是大敌）、北壁门楼加固等问题向专家们请教。工地由渠传福先生负责。西安会议上，王家峰北齐墓的精美壁画和保护问题引起了专家的热烈讨论。



墓志盖



石桌形墓志

意大利及英国的保护专家和宁夏考古所罗丰先生谈了他们工作中一些保护经验,我们从中受到很大启发。而太原工地电话告知,过洞和天井发现壁画约30平方米,内容和墓道是一个主题,都是等待墓主人出行的场面,画面新出现了6匹马和1个正面人物的形象,其中的一个人物则深目高鼻,显非汉族血统(在墓室中,这样的形象更多)。此外接近墓道底部回填土中,发现了几个残破的陶俑和1豆青色瓷碟,器物形制和娄睿墓出土的基本一致,看来把这座墓葬的时代定在北齐估计问题不大。而墓道底部的陶俑和瓷器则应该是当时放置陪葬品时留下的残次品,这就意味着墓室里可能陪葬有陶俑和瓷器。

从西安回来,向考古队汇报了西安会议专家们的意见,采取了室外生火,烟道经过工作棚,必要时

覆盖墓道的措施,使墓道内基本保持在10℃左右,安全过冬。

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在墓道北壁过洞口之上残存壁画的保护上。经过多方面的调查了解,决定由周健副所长和渠传福先生带队赴西安、固原等地考察学习,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5月初,在郑军先生的主持下,制定了保护方案,上报主管部门和国家局专家组。这套方案的基本思路是,壁画层维持原位不动,将背后的土壁剔除,用可逆的现代材料替换之。

从6月起,考古队集中精力于此项工作。为使文物保护达到最佳效果,其间进行了数十次的理化实验,选择了目前最好的材料、配方和工艺,达到了预期的各项指标。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经过加固的10毫米壁画层,连同12毫米的填充过渡层,稳固地取代了原土壁悬挂到钢结构框架的玻璃钢基体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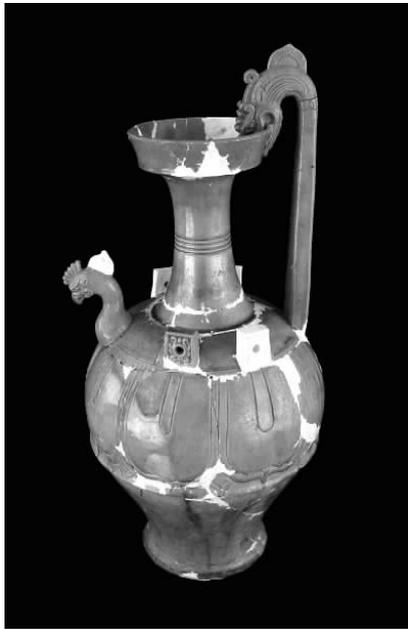
这样,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墓道部分的发掘工作基本完成。斜坡式墓道由墓道、过洞和天井三部分组成,长约22米。墓道东西两壁发现壁画约200平方米。墓道上部壁画由于草木根系和昆虫的侵蚀破坏,大多已漫漶不清,但下部壁画经过我们的努力,基本得以保存。壁画描绘的是一支由4神兽引导的仪仗队,构图没有受过洞和天井的空间分割影响而一气呵成。96个青壮年士兵,服装样式统一而色彩不同。有执三旒旗的,有举鼓吹长号的,有佩剑带弓



瓷尊



瓷灯



鸡首壶标本

的,还有执缰牵马的,散聚成组,神态各异。有意思的是,在墓道东壁中部,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称作“小鬼脸”的形象。在东壁下部,白灰皮之下,仔细观察,还有一个用树枝之类刻画的人物形象,两个画像的艺术水平显然不能和壁画中的形象相比。估计是跟着师父学习的小画工或者挖墓的工人所为。

墓道的发现已经让我们欣喜不已,下一步进入墓室还会有多少惊喜在等着我们。考古队和省文物局专家、领导详细讨论制定墓室发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预案。考古所的人员也大部住到工地,市文物局抽调双塔文管所的警员协助工作。

9月25日,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开始了进入墓室的发掘工作。打开保留的填土,前边就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墓室,有多少次,我们站在这里,讨论推测墓室里还有多少精彩,有多少秘密。今天,这个谜底终于要揭开了,整个工地都透露出一种兴奋紧张的气氛。随着发掘填土被一筐筐的运出,甬道口的壁画和封门砖、石门框浮雕逐步显露。墓室的两扇石门已被推倒在甬道内,甬道两头的封门砖也已部分去掉(估计是盗墓贼所为),在甬道入口砖券顶上方绘有2个凌空而下的神兽,四周是宝相莲花、云气纹。吸引我们目光的是甬道口东西两侧站立的门吏,他们身着右衽窄袖长衫,画面色彩艳丽,神情端庄肃穆,他们的手中,一反常例地拿着一根短鞭。而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门吏形象,一般都是拄斑剑,或执笏板,如太原北齐娄睿墓,河北磁县漳湾北朝

壁画墓。

10月2日,提取封门砖后,由甬道内封门口观察,看到了神往已久的墓室壁画全貌,其艳丽、壮观和保存完好程度超出我们的预期。墓室顶部有四个盗洞,四壁就是精美的壁画,墓室底部,可以看到一些陶俑和瓷器残片,一个方形石桌样的器物底朝天半埋半露,不知是何物,像石桌,但在墓中放置石桌的情况很少发现,应该是墓志,它的大小和墓志相当,位置也是墓志一般所放的地方,可以前没有发现墓志带脚的。此外发现的主要问题是:1.甬道壁画破坏严重,残余壁画人物面部有凿挖痕迹,应是盗墓贼所为;2.甬道靠近墓室处侧壁和顶壁有多处裂缝,全凭内封门支撑;3.甬道淤土厚实,掩埋良好;4.从内封门缺口探视,墓室东南局部墙壁断裂崩塌,壁画已遭严重破坏。

顾不上欣赏精美的壁画,我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1.鉴于甬道内口处的危险状态,考古发掘应采取非常措施,越过正常考古发掘程序,尽早提取墓室壁画的影像资料,以免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和损失。2.暂停甬道内的清理,把淤土面整平,用整块工程木板将甬道覆盖起来以利通行;3.内封门砖暂时不拆取,以免影响甬道和墓室南壁整体结构的安全;4.越过内封门,清理出一条到达墓室中央的临时通道,并建立一摄影平台;尽量动用现有一切摄录手段,完整详尽记录墓室壁画及各种形象资料;5.



镇墓武士俑标本 275



蓝宝石戒指侧面 A

清理墓室，必要时先进行壁画的抢救、保护以及墙壁加固维护。

10月5日，开始清理墓室。由于墓室面积较大，我们将地面分为9区，用工程线标划区域。从东南角第1区依次清理。从1区的情况看，各种随葬品和淤土层位混乱，显然被盗墓贼翻腾扰动过不止一次，绝大多数器物已不在原始位置。但器物的种类和数量仍很可观。

10月7日棺床露出。墓室经过测量，约6米见方，规模超过了娄睿墓。西南角第7区清理出一破碎的墓志盖，可见篆书“...公...书令...”等字样；然后清理发现所谓“石桌形物”即盼望已久的墓志。这就告诉我们，本墓有志，虽然文字面朝下，我们还不能知道墓主人是何许人，但墓主人官职应是中书令或尚书令级别的高级官吏；而有墓志意味着有纪年，一切考古发现都有了准确的纪年和历史人物作依托。更增加了他的研究价值。此外，在第5区清理发现一个金元时代的白瓷碗，对确定该墓早期被盗的时间提供了线索和证据。

10月15日，墓室地面清理完成，翻转墓志，得知墓主人为徐颖，字显秀，恒州忠义郡人（地约当今河北北部）。其祖徐安、其父徐珍，都曾任北魏边镇高级官员。他自幼生长于北地，少年豪侠。北魏末天下纷乱，军阀蜂起。他先投尔朱荣，后追随高欢，作战勇猛，屡建功勋，逐步升迁。东魏时成为高欢亲信将领，任帐内正都督。入北齐后，天保初加开府，除骠骑大将军，封金门郡开国公。武成帝大宁初，出任宜州刺史，与西魏前线对峙。河清三年（564年），在

洛阳大战中，建立殊功，封武安王。后主高纬时，历任徐州刺史、大行台、尚书右仆射，拜司空公，进入高层。再迁太尉，参与统领全国军队。武平二年（571年）死于晋阳家中，享年七十。诏赠七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太保、尚书令。当年葬于晋阳城东北三十余里墓地。墓志的记载使徐显秀这个历史人物更为丰富。

墓中的随葬品由于被盗墓贼故意砸毁，几乎全成碎片，鸡首壶、尊、碗、罐、灯、扣盒、镇墓兽、镇墓武士俑等残片大多集中在墓室东南部。陶俑多数散置于墓室南部。墓志、志盖置于墓室西南角，棺床上有部分陶俑及瓷器碎片。棺、椁残块离开棺床散置于墓室东北角，在这些棺床朽木下发现嵌宝石金戒指，这枚金戒指，黄金戒托、戒指环与蓝宝石戒面组合而成，戒指环为一对狮形动物，它们张开大口，咬住一蘑菇状黄金戒托，盘座为一圈联珠纹，内嵌蓝色宝石，宝石戒面阴刻一人物，头戴面具，两手持物，不知是在作法事，还是在跳不知名的舞蹈，珠光宝气之间，透露着一股神秘的气息。可以想象，如果这座墓葬未被盗掘，将会有多少珍贵的文物。另外，让我们不解的是，墓葬中骨骸的数量发现很少，而且不是同一个体，甚至有幼年儿童的遗骨。徐显秀墓志明确说徐显秀死在晋阳城家中，这首先排除了徐显秀战死沙场而尸骨未还。其次，根据墓室的环境以及棺椁的朽蚀程度看，骨骸朽蚀的程度不会太大，起码头盖骨、大腿骨等应该存在。而现存骨骸除一块老年颈椎骨以外，都是比较容易锈蚀的，尤其是纤薄的头顶骨。再次，虽然墓葬多次被盗，但盗墓贼不太可能也没有理由将尸骨移动到墓外。另外，虽然墓葬北



蓝宝石戒面



墓室正面墓主人和乐伎图

壁描绘着墓主人夫妇的图像，但《墓志铭》中丝毫没有其夫人的记载，即使有女主人，也不至于乳齿未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令我们惊诧的问题接踵而来。在完成了墓室的发掘，回过头清理甬道时，我们发现两扇石门均为

浮雕彩绘，工艺精细，在石门上部刻有一鸟身兽头蹄足神兽，下部分别刻青龙、白虎，这种形象的描绘和组合出现在墓门之上，已是前所未见，更让我们不解的是，两扇石门在后期彩绘时，把原雕刻的青龙、白虎形象上又用颜料改绘出一鸟的形象。这又是为什么？

置身于墓室之中，环顾周围，面对着 1450 年前的人物绘画，仔细端详，希望能从字里画间寻找答案。圆形的穹隆顶上，繁星点点，星座之下，朵朵天莲花点缀其间，给人以飘逸流动之感。正面北壁墓主夫妇雍容华贵，手端漆杯坐于帷帐内的床榻之上。两人中间有堆成圆丘形不知名食品，周围 13 个高足托盘盛放着各式菜肴。两个近侍头梳双髻，身穿红色长裙，裙上饰以圈状联珠纹，联珠纹内绘对兽，外披窄袖衫，脚踏紫色皮靴，手捧漆杯，恭恭敬敬。帷帐外两侧前排是一支 8 人乐队，右边的 4 名男伎，分别演奏铙钹、五弦、曲项琵琶和笛子；左边的 4 名女伎，分别演奏响板、竖箜篌、笙和琵琶。西壁是墓主人准备出行的场面。青罗伞盖下一匹枣红骏马整装待发。马颈下挂一缨子，装饰着忍冬、联珠纹（承法国中亚



浮雕青龙和彩绘鸟



壁画 驾车之牛

考古专家葛乐耐先生告知,在阿富汗某大墓中,曾经出土过一件与此形象几乎完全相同的实物)。马背上垂向两侧的鞍袱边上绘有两圈连珠纹,联珠纹内绘制类似菩萨的人头像,骏马前面是4个三旒旗手,佩剑武士和马夫;后面是羽葆执事,捧官印者肩胡床的随从人员。东壁是墓主夫人即将出行的场面。羽

葆华盖之下,一辆卷棚顶牛车,豪华富丽。车前御手正在极力控制躁动的公牛,旁边还有一胡仆(或商胡)前后忙碌。车后是一群贴身侍女,分别捧着包袱、梳妆盒和披风之类衣物,频频回首张望,等待老夫人上车。其中两侍女头戴卷曲发套。一个内着白色长裙的侍女,裙上也饰有联珠纹,联珠纹内头戴莲花冠

的人头像和西壁马袱上的联珠纹装饰如出一辙。南壁墓门上方绘有门洞上方画一朵硕大莲花,两只威武的神兽头朝下凌空飞翔,西侧神兽,双眼圆瞪,两齿外露,长舌外伸,大三角耳直竖,毛发高耸,着红色短裤,腰系白带。向下俯冲。面目狰狞,凶残可怕。甬道内,是执鞭站立的仪卫,而墓室外则是静静等待的仪仗队。

徐显秀是河北人,为什么把墓葬选在太原?这些壮美的壁画有什么价值?

我们还是要深入到那



墓室南壁壁画



着连珠纹长裙侍女

个时代去找寻答案。

公元 439 年，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并统一北方，相当长时间北边无警。历史上总是烽烟四起的晋阳（今太原），难得地有了 100 年的安定局面。长期安定，加上处于平城故都与洛阳新都之间交通要道，冠盖相望，商旅络绎，经济和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和积累。到北魏末年，高欢以其乱世雄杰的战略眼光，选晋阳为根本基地，开始苦心经营。聚天下兵甲，建大丞相府，遥控朝政，所谓“霸业所在，王命是基”。东魏、北齐两代，晋阳都是军事政治权力中枢，政令所出，皇帝常驻，精英荟萃。城市宏伟，宫殿壮丽，繁华兴盛，号称别都（北齐首都在今河北涉县）。这一时期，晋阳地区不但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阵地和主要军镇，也是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是经济贸易的重要基地，更是中国乃至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交汇融合之地。独特的中心地位，必然汇聚各路达官政要，如娄睿、斛律金、徐显秀、韩祖念、贺拔昌等。他们生活于斯，死葬于斯，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埋葬在晋阳的高官，绝大多数是来自漠北草原和六镇地区的鲜卑或敕勒等游牧民族。相对而言，拓跋鲜卑起自草原，人民尚武，初期并“不解艺术之名贵”。及至佛教盛行，开凿云

冈石窟于平城；继而推崇汉人礼仪，迁都定鼎于洛阳。加强了与南朝的往来交流，各项艺术始渐次跟上时代。经东魏、北齐时期的飞速发展，绘画人才辈出，终可与南朝比肩，共同参与推动中国绘画发展的进程。透过徐显秀墓壁画，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发展成就。

徐显秀墓壁画有着明显的造型特点。娄睿墓和漳湾大墓壁画都以刚劲的铁线勾勒造型和一丝不苟的细节描绘闻名于世，类似于后世的工笔画法。徐显秀墓壁画则以简练的快速用笔准确捕捉人物的动态造型，隐然可见透视之意，颇有些速写味道。墓室东壁的驾车之牛尤为引人注目。此牛体型雄健，神态剽悍，昂首奋蹄，似欲破壁而出。形象既写实又有夸张，写实惟妙惟肖，夸张又恰到好处。而墓室门洞上方通常称为方相氏的神兽，左右对称，俯冲飞翔。造型夸张，形象生动。更难得是这个形象表现出非常成熟的晕染技法。

根据古代画史文献记述，六朝时，中国画家开始传习古印度画技“凹凸法”，亦称“天竺遗法”，一般认为真正的晕染技法要到唐吴道子时代才最后成熟，而且成功的传世作品例证极为罕见。仔细观察这个形象，晕染技法所表现出的身体各部位的关节凸起凹下，肌肉的质感，竟然如此成熟与完美，令人难以置信，但的确如此。这对于研究中国绘画晕染技法的发展，无疑是极其珍贵的典型例证。

徐显秀墓壁画人物头像的刻画非常成功，大多为此时流行的半侧面姿态，表情极为生动，人物整体形态则是异常简略，线条（包括轮廓和衣纹）少之又少，没有多少细节的描绘，动感十足，有如现代速写，使人想起古人对“疏体”画的评价：“精而造疏，简而意足”。

中国古代绘画很早就有疏密二体之说，但因缺乏疏体画作的例证。故后世论者总是围绕早期传世作品打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代学者据敦煌壁画和出土文物，作了有益的探讨，徐显秀墓壁画的出现，使古代疏体绘画的概念更加明晰。其传神灵动的人物形象，简练流畅的线条，完全符合古代文献中描述的“点划离披”、“简易标美”的疏体风格。通过徐显秀墓壁画的神韵与风格，我们可以追寻疏体绘画对中国绘画发展的巨大影响。

徐显秀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绘画方面，而且表现在对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的描绘上。

南北朝历史的一大特点就是多民族之间大规模

战争、人民的迁徙流动和文化的融合。其中来自天竺佛教文化、中西亚的萨珊波斯文化、粟特祆教文化也随着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参与并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在徐显秀墓壁画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浓郁的外来文化气息。

1. 墓室北壁壁画中端茶奉酒的二侍女衣裙上，分别有以色笔直接点染成形的联珠纹圈对兽和奇花异草装饰图案。这是一种中亚民族尤其粟特人喜欢的装饰图案。

2. 墓室东壁壁画中女主人二贴身侍女梳理的一种“发型”；也有人认为是帽子或假发。其渊源似乎可以追溯到印度阿旃陀佛教石窟壁画中，其中一侍女衣裙上的联珠纹女性正面形象装饰图案，这种图案前所未见。

3. 牛车顶棚之上悬置一联珠纹造型的宝镜状物件。虽然我们不能确知是何物且如何结构到车上，但其显然不是中国本土器物，而且是作为某种标志物而占据显要位置的。日本 Miho 浮雕石棺床围屏之牛车图像的车篷侧壁中央，曾有一物件与此极为相似，只是所处位置不同。Miho 浮雕传出于山西，研究认为是祆教徒的墓葬埋藏物。

4. 西壁壁画中的墓主坐骑，项下有镂雕莲花、忍冬和联珠纹的金属缨盖。鞍袱是一块通常被称为“波斯锦”或“粟特锦”的织物，两端装饰是典型的萨珊波斯风格联珠纹圈“菩萨像”图案，中间均匀点缀三叶草和圆点装饰。

5. 甬道石门浮雕的图像造型和雕刻技法，特别是石门扇上兽头怪鸟形象也有明显的外来风格。最明显的是两扇石门上部——草食类兽头、鸟身、蹄足，口衔瑞草的浮雕怪鸟。有研究者认为，此形象虽不是典型的祆教神鸟，但肯定与中亚文化有关。更加耐人寻味的是，石门下部原雕刻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青龙和白虎，但在最后进行彩绘时，上部的怪鸟依浮雕原形着色，下部青龙和白虎则分别被改绘成“鸟”的形象。这种覆盖与取代的结果是，最后展示给观众看的是四只“鸟”，而且决不是中国的朱雀！此“鸟”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方位神祇，说它是一场文化冲突的胜利者也不为过。

6. 墓室东北部清理出一枚镶嵌宝石的金戒指，异国情调充溢，应是出自中、西亚甚至地中海地区。从磨损程度可以判断，佩戴时间已经相当长。说明墓主人——汉人徐显秀对这些外来之物的偏爱。

这种对外来文化特别是中西亚波斯、粟特文化

的偏爱，正是北朝时期所谓“胡化”的必然结果。史书记载，北齐后主高纬喜爱西域文化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所宠信的如：和士开、安吐根、康阿驮、曹妙达、史丑多等都是西域胡人，他们以歌舞、绘画之技而获得高官厚禄。史称“国之大事，在祭与戎”，而他“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亲自祭奠祆教神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尚且如此，臣民如徐显秀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胡人物品，甚至喜好和接受胡人的宗教文化也就可以推知了。

据文献记载和中外学者的研究，传播于中西亚地区的祆教葬俗中尸体的处理，一般是将其置放于野外和一特定场地，有时甚至先切割开来，让狗啃食，然后将残余骨骸收拾起来，装入容器下葬。而且在他们看来，尸骨所剩越少越好。在北朝隋唐时期，晋阳城中有着相当数量的粟特火祆教徒和祆教的天葬场。既然是在特定场所喂狗，最后收捡残骨，那么就有可能混入另外一些早先死去人的骨骸。这也许就是徐显秀墓中为什么只有少量骨骸和少年乳齿存在的原因。当然，以徐显秀是一个祆教徒来解释墓葬中的骨骸稀少和掺杂少年乳齿的原因似乎合情合理，但是有研究者认为，祆教只在本民族之间传播，喜好其文化是一回事，成为其教徒则又是一回事。徐显秀墓中，固然有那么多的外来文化因素，但其主旨依然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要解答这个为什么，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需要更多像徐显秀墓这样的重要发现。

(作者工作单位：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栏目主持 / 赵曙光